

流動視域，詩性之海：

廖鴻基「討海人」寫作中的歸家之路*

蕭義玲**

摘 要

作為海洋沉思者，廖鴻基不同於一般世俗討海人的是，他是以「透視」的眼光，亦即存在的關切進入海洋中，因此，從討海人到鏢魚船上的鏢手，從撒網到出鏢，彷彿是在通過一個個海洋所設立之門檻，也像在尋求一種更真切、深刻的自我理解與表達，討海人的每一次漁獵戰鬥，都成了一場場以直面海洋，來沖擊陸地僵滯困局的生之戰鬥，唯跨過了海洋設下的重重門檻，唯一步步地融入／回歸她的懷裡，成為一條魚，才能以「成為一條魚的討海人」之姿，取回這條寶貴的魚：自己。

因此，對討海人言，當船航入海，便如身體的直接航入海，澎湃海潮、陷阱暗流、魚獸兇猛、天候瞬變，當無所依憑的討海人起身站立，且向著大海撒網的同時，便將自己直接撒入了變動不測的海洋宇宙中。巨浪、漩渦、險溝、暗流，一一都是生存的隱喻，也是戰場之所在。因此，以「海洋戰鬥」隱喻「生存戰鬥」，討海人之戰，航行的本身，直接衝擊了視域疆界下的慣性／陸地思維。對廖鴻基言，「戰」是討海人所以為討海人的本質與實踐，它是一段突圍「無法融於海／無法成為一條魚／無法成為自己」的生之戰鬥旅程，而此一以「戰」來「融入海」的旅程，亦便是一段重新與生命源頭連結，亦即重新找到人之於世界，之於整個宇宙位置的歷程，這是僵固視域之突圍，生命困絕之解脫，死與再生的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海洋、命運與歸家——論廖鴻基的海洋寫作與海洋詩學的建構」

(98-2410-H-194-103-) 之部份研究成果，對國科會的經費補助特此申謝。並感謝兩位審查之評論意見。

**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轉化契機，亦是生命的重新恢復其流動的歸家之路。

關鍵詞：廖鴻基、討海人、自然書寫、自然寫作、海洋文學、家園、存在、觀看

一、引論：光與透視——「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

九〇年代，以極具個人化書寫風格崛起文壇的廖鴻基，自出版第一本著作《討海人》（1996）以來，便以其切身的海洋實踐，湧浪拍打之所及，展開一系列環繞著「海洋」課題的書寫，而其如水波如光影般靈動變幻的書寫能力，在寫出一篇篇、一本本透出濃濃「海洋味」的作品之同時，回看，岸上已吸引了眾多讀者循著廖鴻基的書寫風景與文字節拍，進入了「海洋閱讀」的興味中。十數年的書寫不墜，¹浪湧為潮，現代文學史上，廖鴻基已被公認為台灣海洋文學的代表作家，而其作品所內蘊的豐富議題，與鮮明的美學特色，更引來了諸多論者從所謂「自然寫作／自然書寫」、「漁民文學」、「鯨豚文學」，甚至是以地理／空間特性出發的，建構本土文化主體之地誌／國族文學等等角度，²對廖鴻基及其作品的寓意做出多重釐析，可見「海洋」的豐厚潛能。然而在眾多且豐碩的研究成果中，本文還能／還將採取什麼角度與廖鴻基及其作品深入對話？

不論現今學界如何掘出種種詮釋面向，對筆者言，與廖鴻基作品的初會，在千絲萬縷的文字敘述中，追溯與歸結起來，那決定逃離陸地，成為一個「討海人」的重大抉擇之前，如一個苦行僧，又如漫遊者般的三天三夜於海灘邊界行走、思索的孤獨身影一直深烙心底；而當風暴即將來臨，如一顆化石般蹲踞沙灘，直至船笛聲再次響起，才恢復了說話能力的渺小身影，彷彿帶著某種隱喻的動能，多年來更一直徘徊心底不去；至於走到陸地邊界，在那風暴籠罩的沙灘中，忽爾抬頭，一個以「看」，以「聽」現形的天啓般之神秘體驗，光影與聲音的迴迴盪盪，更不斷引我墜入沉思，甚且成為我思索海洋，理解廖鴻基寫作的一

¹ 從創作成果看，至 97（2008）年，廖鴻基作品累積的質與量已不可小覷，現列於下：《討海人》（1996）、《鯨生鯨世》（1997）、《漂流監獄》（1998）、《來自深海》（1999）、《山海小城》（2000）、《海洋遊俠：台灣尾的鯨豚》（2001）、《台 11 線藍色太平洋》（2003）、《漂島：一趟遠航記述》（2003）、《尋找一座島嶼》（2005）、《腳跡船痕》（2006）、《海天浮沉》（2006）、《領土出航》（2007）、《後山鯨書》（2008），以上是本文據以開展論述所參考的文本。以上著作之外，另外以廖鴻基掛名的出版品還有：《環保花蓮》（1995），性質為資料彙編，、《臺灣島巡禮》（2005），這書是許多人的航海日誌共組為書，此外，《藍色手札：高高屏海岸心情隨記》（2001）為筆記書，是提供人作為筆記所用，非正式文學作品。以上因性質之不同，故不列入本文研究的參考資料範疇中。

² 以「自然書寫／自然寫作」來進行廖鴻基作品研究的論文最多，如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下篇第九章「從討海人、尋鯨人到護鯨人：廖鴻基自然書寫的特質及環境倫理觀」，及以「自然書寫／寫作」為題的相關學位論文等皆有討論「廖鴻基」一章；而以「漁民文學」來討論者，如：葉連鵬：《台灣當代海洋文學之研究》（中央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以「鯨豚文學」為主題來討論者，如徐宗潔：《台灣鯨豚寫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以台灣之空間／地理特性來討論，從地誌觸及台灣主體者，如：林怡君：《戰後台灣海洋文學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另可參見游勝冠、廖鴻基對談：〈從台灣出航的海翁〉，《風格的光譜：十場臺灣當代文學的心靈饗宴》，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承製，2006 年 9 月，頁 222-245。

個重要基礎。回到現場，先來看廖鴻基這段體驗與敘述：

有一次我在海灘行走了三天三夜，沒有碰到一個人，沒有開口講一句話，黎明時刻走到一處鼻岬斷崖，天空黑雲湧堆現出如瘀傷的藕紫色，浪頭盪出白花，東北風拂颺灘上砂粒奔走，鼻岬岩礁沉重抵擋浪花軒昂。風暴即將來襲，我穿上藍色雨衣蹲踞在灘上如一顆化石。

船笛聲再次響起，我終於能夠吟唱一首歌，開始能夠對自己講話，螃蟹踮著腳尖在灘上匆匆橫行。

濃厚黑雲陡然裂出一束光柱，圈照海面，如天神撥雲窺探。

海面一團亮白，如凸透鏡焦聚了世間殘留的所有光明，我恍如看到海面魚鰭湧動，在暴風雨摔下前爭食這道上天垂引的光。

雨水夾帶砂粒密密撲下，光圈收束，天國的門已緊緊關閉，我得留在這個世界掙扎。風雨狂暴地撕扯我的雨衣，天昏地暗，海面漆黑朦朧，浪聲震撼，我終於聽到海洋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³

三十五歲以前，從童年、少年、青年到成年的成長歷程中，或是看海，或是行走海岸，乃至工作之餘的海上捕魚，廖鴻基皆與海洋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密關係，在面對生命的徬徨與困頓時，「海洋」也一直是廖鴻基紓解情緒的「逃離」去處。⁴然而在三十五歲正式成為「討海人」之前，雖有這些海洋經驗，但廖鴻基基本上仍是一個以陸地半徑來展開生活的人。因此，引文中，暴雨沙灘上，這忽爾抬頭的一看，真可說是生命中絕對肅穆的一看，它是一個從陸地到海洋，整個生命轉向的看，以一道裂出濃雲的光束現形啓示，如此之看，在暴雨與濤聲的交相拍打之際，更引出更深的傾聽命運之必要：「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在生命困絕之際，如此之「看」，如此之「聽」，與如此之「回應」（決定成為一個討海人）的意義何在？如何理解這天啓一般的神祕經驗？

先試著理解這道神祕之光與海洋呼喚。在「看」的課題上，（德）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曾提出現代人尋常使用的一種「看」，即所謂的「尋視」（Umsicht）。它是一種侷限於表象，根植於實用所展開的遮蔽之看，總是以工具使用的角度來搜尋、認

³ 見廖鴻基：《來自深海，走不完的海灘路》（台中：晨星，1999年），頁10、11。

⁴ 可參見廖鴻基〈腳跡船痕〉（收入《腳跡船痕》，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頁269-284；以及〈走不完的海灘路〉，同前註，頁8-10。

識世界，而如此工具之心所驅動的看，是光的被隱蔽，使人無法聆聽天地道說，看不清自身存在的方向與意義。爲了區別於「尋視」此一遮蔽之看，海德格另外提出一個看之概念，即「透視」(sicht)，顧名思義，與「尋視」不同的是，它是一種非表象性的，透入生存本質的澄明之看，如此之看渴望澄明地理解，且回應自身的存在意義與路徑。⁵我以爲這是一個切入廖鴻基及其作品的絕佳視角——從「透視」看廖鴻基在風暴海灘上的那一道光，與隨之而來的海洋呼喚，我們遂可理解當生命瀕臨困絕，陷入黑暗大地，且行走至風暴海灘的那一刻，「光」與「海洋召喚」之於廖鴻基，之於天地間一個渺小身影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光」照亮了前路，指出了路在前方，在那跨越海岸邊界之後的大海，而風暴之中，「海」又正對渺小身影召喚著：「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這天啓般的神祕經驗，廖鴻基看到、聽到，並回應了。然而，就光與透視，就存在之路的關切與照亮言，「海洋」作爲一條生命困絕之出路，是一條怎樣的路？它通往何處？廖鴻基如何以「討海人」的身分轉換來回應那「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的命題？如此的命題與回應，亦能隱喻性地啓示仍站在風暴海灘上的眾多渺小身影嗎？

二、做為海洋沉思者的討海人

現有論述中，常常在「自然寫作／書寫」的詮釋架構下，⁶凸顯「討海人」時期的角色扮演之義：廖鴻基因切身的「討海」經歷，而發現了海洋生態的問題，故有之後如尋鯨人、護鯨人身分之轉換。然而以生態保育意識詮釋廖鴻基的「討海人」歷程義，我們亦會發現幾個問題，首先是，考察作家的寫作史，作爲創作者的廖鴻基，其寫作之發端，不論是寫作動機、書寫的表現方式甚至期望，皆不與所謂的「自然寫作」有著同步的發展，來看廖鴻基這段敘述：

以文字和行動來回饋，不過是基本的回饋。一個小分子也有無限的潛力回饋給大環境。

也許恰好就合上了「自然寫作」的潮流，常被文學評論者以自然寫作的框架來評

⁵ 海德格如此說道「透視／觀看」之意：「不僅不意味著用肉眼來感知，而且也不意味著在一個現成東西的現成狀態中純粹非感性地知覺這個現成的東西。『看』只有一個特質可以用於『視（透視）』的生存論含義，那就是：『看』讓那個它可以通達的存在者於其本身無所掩蔽地來照面⁵。」（見 Martin Heidegger 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7 月版），頁 204-205。

⁶ 關於現今「自然寫作／書寫」之定義與論述架構之討論，請見拙著：〈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清華學報》新第 37 卷（2007），頁 491-533。

論。一個漁人以自己的想法和方式來捕魚，以捕魚為目的，應該不會在意，這樣的捕撈到底符不符合刺網、圍網或其他類的漁法。⁷

在我們指認、歸納出「自然寫作」的文類屬性之前，廖鴻基已經以其特殊的生命體驗進行了自己的創作，並累積了豐碩的創作成果。因此，在作品的詮釋上，也許我們應該給自己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即脫開自然書寫／寫作之框架，以廖鴻基實際寫作的動機與整體成果，重新尋找一個與其作品對話的基點。其次，在自然寫作的詮釋架構下，往生態保育偏移的理解方式，雖滿足了生態意識的趨向發展，卻也不免簡化了廖鴻基在整個海洋歷程的實踐中，存在於「討海人」時期的，以種種殺戮現形，以獵人／獵物在拼搏，在爭鬥，在流血所展開的生存張力，之於他整個海洋歷程的啓示性意義。也就是說，太快以「生態保育」的眼光試圖為廖鴻基的身分轉換，與海洋歷程尋求說明（更何況，這看似矛盾的角色扮演其實不一定真正存在著矛盾，我們必須尋找更深的辯證之統合），必然（自然）地會輕輕放過了「討海人」時期，存在於漁夫角色上的，種種需要去解深刻解碼的訊息——更不要說，在「光與透視」一節中，我們已經看到廖鴻基所以「選擇」、「決定」成為一個討海人之意義，正是對海洋：「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呼喚之回應，如此深沉嚴肅，直是廖鴻基的生存之光；更不要說，廖鴻基所以能讓「討海人」寫作煥發令人驚艷的海洋訊息，正是其在寫實自然的「海」之上，賦予了多重繁複的隱喻義所致，因而邀引了眾多讀者的海洋想望，甚至有了關切海洋生態之動能——這正是本文研究的起點所在，因此，或可讓我們先轉身，暫且離開自然寫作的這一方詮釋領地，在光與透視中，重新聆聽廖鴻基以「討海人」體驗所帶來的海洋訊息。

（一）在回望家園中出航

〈走不完的海灘路〉中，廖鴻基道：「認識了一群漁民朋友，羨慕他們早已成為了一條魚。跟著他們航行出海，學習當一條魚。」⁸離開擱淺的陸地生活，重新成為一個討海人，是廖鴻基對海洋呼喚的具體回應，然而若整體性地觀看廖鴻基的「討海人」經驗之寫作（包含「討海人時期」及「以討海人體驗為題材」之作品）⁹，我們會發現，不論在性情品格、

⁷ 見《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296。

⁸ 見《來自深海·走不完的海灘路》，台北：晨星出版社，1999年版，頁12。

⁹ 「討海人經驗」之寫作，主要集中於《討海人》、《漂流監獄》二書，另外，亦零星見於《來自深海》、《尋找一座島嶼》（小說體）與《腳跡船痕》、《海天浮沉》中。以上是本文展開討論的主要文本，至於某些貫穿在廖鴻基整個海洋歷程，而無法斷期的想法，亦酌量引用，但主要仍以上所列的「討海人經驗」文本為根據。

價值歸趨甚至是生命特質之展現上，廖鴻基的討海人形象，與一般世俗之討海人皆有著絕大不同。如廖鴻基第一篇發表的作品〈鬼頭刀〉（1991）中，散文開篇，就點出了一種置身海洋的特殊姿態：

當我想到，除了漁人很少人能夠在海上探望自己的家鄉，心情就莫名的興奮起來。¹⁰

三十五歲之前，陸地生活的重重圍困，使廖鴻基深切體悟到：唯有出海，唯有到海裡當一條魚才有希望。¹¹然而與一般討海人不同的是，當他以討海人之姿航向大海的同時，一個特殊的回望方向（家）已然內含於他出海的航行中；而當漁獵行動開始，當海面上，飛魚為逃避鬼頭刀追擊，紛紛驚慌如一隻亮白的飛鳥凌空飛起，追擊與逃避的畫面竟引發廖鴻基如此思索：

出海的心情就像那隻躍起的飛魚，自由的在另一個世界裡飛翔，逃開陸地上的瑣瑣碎碎。但是，逃避得了嗎？海洋中就是飛魚生活的家園，就像港灣終究是船筏航行的終點。¹²

「逃避得了嗎？」——可以注意到，選擇成為一個討海人，廖鴻基在離開陸地，迎向海洋的同時，已經寓含了一個重新回望陸地家園／岸的意向性，事實上，不僅是〈鬼頭刀〉，自〈鬼頭刀〉以下，從海上回望、甚至歸返陸地家園／岸的意象／意向，¹³一直貫穿在為廖鴻基的討海人航行中，¹⁴可以說，廖鴻基便是以其回望陸地家園的意向而出航，而展開其討

¹⁰ 見《討海人·鬼頭刀》，頁16。

¹¹ 林玉珮採訪廖鴻基的〈鯨生鯨世 來自深海〉一文中，如此寫道：「出海，曾是廖鴻基逃離陸地上人與人之間是非恩怨的藉口，他卻在大海的包容中，找到自己。他回想擔任地方黨部幹部及民代助理時，『每經過一次政治活動，就覺得更加疲累，』他說，自己再也不能承受生命不斷耗竭。『我從陸上逃到海上，』他因此成為討海人的一員。」（《天下雜誌》，2000年8月），頁237。

¹² 見《討海人·鬼頭刀》，頁18。

¹³ 試解釋「意向」如下：「意向性是一種使經驗變得有意義的結構，它包含我們一切的體驗。心理現象、行為以及經驗可以通過它們的『意向』的結構得到理解，就是說，它們是有意義地指向一個情景或對象。這個對象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物質，如一杯茶，一棵樹，或者是另一個人；它也可以是眾多夢的意象中的任何一個，或者是一個抽象的理念或概念。」引文見尤娜、楊廣學《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2006年版），頁24。

¹⁴ 我以為「歸家」的意向／意象，是解讀廖鴻基寫作的一關鍵線索。再舉例如：「出港，變成是種歸來；進港上岸反而是種離開。討海人在「上去、下去」的語意中，是否已經透露出——海洋是討海人真正的家園。」（《討海人·船難》，頁58；討海人時期的作品之後，又如：「每天醒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地圖上標出一個船點，這成為我每天海上生活的一場儀式、一個遊戲，每一天，我都想要曉得離家多遠了，想要曉得距離船隻最近的陸地在哪個方位……。」（《漂島》，33）；「賞鯨船離開碼頭，我站上頂層甲板

海人的生涯。以故，〈鬼頭刀〉中，面對著這麼一段以追逐、漁獵所展開的海洋歷險戰鬥，這麼「一堂漁人入門的必修課程」¹⁵，廖鴻基心心念念的仍是：「岸上雖然是那樣的擾攘不安，但是，血脈、情感、魂魄都與那塊島嶼牽絆相連」¹⁶。因此，面對這麼一個帶著家園意識的討海人，我們不禁要問：對廖鴻基言，討海歷程的本質是什麼？什麼是「討海」與「討海人」？若回望、歸返家園／岸是「討海人」出航的重要課題，「討海人廖鴻基」如何以「討海」踏上「海洋」這條回家之路？

（二）「討海人」意蘊與意義世界的建構

1.

在聆聽廖鴻基以「討海人」體驗所帶來的海洋訊息時，對「什麼是討海人？」的追問，無疑地將成為我們詮釋、理解廖鴻基作品的關鍵。什麼是「討海人」？一般世俗眼光下，「討海人」往往被定義為是「獵捕者」，是以捕魚為生的一群人。然而在廖鴻基所構築的意義世界中，我們需注意到「討海人」是與大海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相應合一的。廖鴻基以「魚」來隱喻「討海人」，因而「討海人」不僅僅是一個現實上的「捕魚的人」，而是（也必須是）「成為一條魚」的人。海德格名言：「語言是存有的居所」，以「魚」來解釋，來隱喻「討海人」的身分意蘊之作法並非文字遊戲，因意義存在於語詞的彰顯說出中，透過語言的彰顯說出，人才得以開啓一個豐富的意義世界，才得以展開其生存的向度。¹⁷因此我們要注意當廖鴻基使用「魚」來隱喻「討海人」，如此的運用語言方式，已經將他心中的「討海人」帶入了一個特殊的意義向度中。

如前文所說，現代社會的一般用法中，「討海人」向來被視為是「捕魚的人」，這是一種實用眼光下，就職業的功能屬性對人的身分屬性所進行的釐定。在此一前提下，「討海人」與作為農、漁、牧等初級生產者，如農夫、牧民等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如此定義方向，是把人的目光聚焦在以生產活動所展開的座標中。因此，在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的需求下，

瞭望，望著海，我向船上遊客述說我心底的那一片海，訴說浪緣山脈下那個因不同視野而有不同感受的島與家鄉。」（《漂島》，頁43）；「幾次遠航，經過不少知名海岸——麻六甲海峽、好望角、西奈山……。當新鮮、好奇過後，漫長的航程讓人想念家鄉。／想念的可能只是家鄉一道浮沉的山脊線、波擺的一片稻田、潺潺閃閃的小溪……時間流動如光影變化這些聲音、氣味或顏色，如船尾曳拖的波浪漾在我的腦海裡。」（《海天浮沉·漂泊的海》，頁101）。另外，關於廖鴻基作品中的家園意象之討論，在賴芳伶：〈淒厲唯美、迴環往復的慾望美學——試探廖鴻基《山海小城》的軸心與邊緣互涉〉（《興大中文學報》第16期，頁1-26）一文中亦有述及，本論文細膩深刻，頗有可觀之處，請讀者自行參閱。

¹⁵ 見《討海人·鬼頭刀》，頁24。

¹⁶ 同前註，頁18。

¹⁷ 相關論述請參考海德格著、孫周興譯《走向語言之途·語言》，（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年8月），頁18-23。

「討海人」遂成為提供人類漁業產品的工人，其行為活動，必須置於商業活動的經濟價值框架下才能突顯其意。這種工具性的目光，便是前文所說的「尋視」，以「尋視」出發，「討海人」便是一個外來的「獵捕者」，他的生存考量與重心在漁獲。然而在廖鴻基所構築的意義世界中，「討海人」的身分寓意必須為「魚」所揭示，「魚」與「討海人」相互隱喻，在此隱喻下，「討海人」的生存前提並非「尋視」下的現實漁獲，而是在於「融入海」，成為一條魚。成為一條魚的「討海人」已不是一個外來的獵捕者，而是海洋世界的一員。如此理解下，我們才能將廖鴻基的創作歷程，與海洋對他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結合在一起。¹⁸用廖鴻基的說法：走入海洋，成為一個討海人，就是「學習當一條魚」的過程。因此，在成為一個討海人的抉擇中，「學習」顯然是廖鴻基所以能從陸地轉向大海的必經階段，從陸地上，現實社會的座標，到轉向大海，聆聽海洋的啟示與道說，「學習」與「轉化」，二者是我們觀察廖鴻基海洋／生命歷程的關鍵。

2.

對廖鴻基言，「學習」是「討海人」時期的生活重心，跟著「討海人」出海，就是在「學習當一條魚」，如此意圖呈現為一種敘事特性：在「討海人」時期的作品中，廖鴻基每每讓敘事者「我」，以一個進入海洋的學徒之姿現身，且以「我」娓娓道來的敘事，道出海洋生活的林林總總，以此構成一幅豐采多姿的海洋生活全景。但要注意的是，在進入海洋，學習聆聽海洋的過程中，敘事者「我」並非孤獨地在黑暗中摸索。作為海洋的學徒，廖鴻基構造了一位神話學上的智慧老人¹⁹：「海湧伯」作為「討海人」的典範人物。廖鴻基如此描繪「海湧伯」的形象：

海湧伯長年捕魚生涯，使他熟知海洋時間鐘。他曉得在春寒節氣拖釣齒鯉，在春末夏初捕抓鱸魚，接著是鯖魚、鰆魚、赤尾……年尾，頂著東北季風鏢獵丁挽旗魚。那是隨著魚類汛季、隨著潮流節奏的海上耕耘；那是在取捨間與海洋有著一定默契協調的漁撈，沒有巧取豪奪、沒有一網打盡。海湧伯曾經和我說：跟我討一年海，你會融在海底，你會明白海上的花朵，什麼時陣開，什麼時陣香。²⁰

「海湧伯」是一位對海洋有著深刻體悟，且能以身實踐，引領學徒討海技藝與海洋智慧的

¹⁸ 而廖鴻基的創作歷程與寫作成果，正是其走入海洋，直接遭遇海洋，且聆聽海洋啟示的生命歷程之另一種體現。可以參考廖鴻基自己的說法：「多年航行及寫作，時常鼓勵自己以『臨摹海洋無盡的寬廣與深邃』為努力方向。海洋是我的稿紙，稿紙亦是我的海洋。」，《尋找一座島嶼·重新出航》，頁16。

¹⁹ 關於神話學上的智慧老人之相關討論，請參見坎柏《千面英雄·英雄的歷險》，（台北：立緒出版社，1998年），頁74-80。

²⁰ 見《漂流監獄·凋零海洋》，頁179。

「老討海人」，於是在這麼一位師父的帶領下，敘事者「我」遂能不斷地在對話與反思中進入海洋，學習成爲一條魚。「海湧伯」與「我」的對話貫穿了「討海人」時期的作品，而隨著廖鴻基筆下的「我」不斷地摸索與學習，讀者也被帶領著進入「我」的海洋歷程中，且跟隨「我」的腳步與體悟，逐漸地揚棄了那已趨僵滯、狹隘的陸地思維／陸地視域，²¹而令生命有另一種觀看的可能，甚至與「我」一起進入「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的種種思辯中。

3.

「海湧伯」扮演著「討海人」知識的傳播者，敘事者「我」卻是一位力圖逃離陸地複雜的人際關係與價值觀的沉思者，「我」的深思，使得「討海人」一詞擺脫了既定世俗觀念的羈絆，在廖鴻基筆下，「討海人」不再是單純的海洋「獵人／獵捕者」，而是能夠置身海洋聆聽天地道說，並尋得真我，返歸家園的生命實踐者，如此的「討海人」總能在深思中，以其穎悟來衝擊陸地思維與價值的邊界，並以此做爲與讀者溝通對話的橋樑。以故，廖鴻基筆下的敘事者「我」，其學習成爲「討海人」的過程亦是漸漸脫出眾多漁人同業的歷程，這是一種徹底的轉換：「我清楚感受到藍色潮水正點點滴滴替換我體內猩紅的血液。」²²因而「我」與在海洋來來去去的眾多討海人終究有別。

〈討海人〉一文中，廖鴻基以生動之筆，寫出了一群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居於劣勢的討海人，他們的生命透著類似的基調：無法融入現代社會的經濟脈動與生活節拍，因此，雖也以海爲生活居所，然而宿命一般，「討海」已成爲這些漁民無得選擇的求生之方；至於〈討海〉一文中，廖鴻基更如此寫道與幾位老討海人之問答：

曾試著問幾位老討海人：「生命若能重新來過，會不會仍然選擇討海？」回答相當一致，帶有一絲絲保留的否定，他們說：「我看，嚟卡好（不要比較好）。」²³

日漸凋零的傳統漁業、黯淡的前途與尊嚴的喪失，確實是現今漁民的現實寫照。然而廖鴻基雖然憂心，且欲爲之一一塑像、發言，但較諸眾多討海人（幾位廖鴻基所欲學習的「老討海人」除外），「我」的生命氣質確實與他們絕大不同：「我」的討海是在反思中展開的有意識之行動。如當海湧伯問：「爲什麼來討海？」，「我」答道：

²¹ 視域（horizon）主要是現象學發展的一個概念，「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容了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此處看視的區域，不是指肉眼的看，而是指意識知覺的區域。參見詮釋學家（德）高達美（H.Gadamer, 1900-2002）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頁 391。

²² 見《討海人·討海人》，頁 58。

²³ 見《腳跡船痕·討海》，頁 196。

在這裡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單純和原始，一切規範、制度...那種種人爲的藩籬，都可以打破、修改和重建。在海上，我感受到任性的自由和解放，那最原始的人性得以在這裡掙脫束縛無遮無藏。²⁴

這是有意識地去認識「討海」之於自己的意義。從廖鴻基的討海人生涯看，即便偶有／時有猶豫，他仍會以不斷的探問，來建立與海洋的更深關係，因而隨著討海歷程的展開，海洋與他愈來愈形緊密／親密。〈腳跡船痕〉中，廖鴻基如此回顧討海的心路歷程：

甲板顛簸，海上生活畢竟不同於短暫的逃離或遊歷，想望的浪漫往往不堪舷邊浪花折騰。多少次驚惶害怕，多少次懷疑自己不過是一廂情願換來的一場陷溺。這些猶豫，教我不得不思想，離開穩固的陸地投身海上大起大落的日子，可是明確的抉擇？岸上的一場場衝突，三十多年累積的挫敗和寂寞，如今，只好都擺在舷邊隨波晃蕩。嘔吐，不停的嘔吐，如在清理體內的鬱悒殘穢。甲板震盪，不斷搖撼心底過去沉澱、僵固了的習氣。

.....多少次問自己，究竟該回首岸上的熱鬧，或繼續孤苦的航行？是否該繼續啜飲她迷惘的毒酒？繼續深入她誘人的陷阱？

漸漸恍悟到，漁事工作是一齣再真實不過的夢。而夢總會醒來。永不降落的飛翔如永不泊靠的航行，都只是浪漫、只是想像、只是一廂情願而已。²⁵

作為海洋沉思者，融入海洋，成為「討海人」的過程，便是廖鴻基澄明地反思自我存在意義的過程。然而，「我」既不同於一般討海人，而是一個以討海人之姿現形的「海洋沉思者」，那麼他如何以其特殊的討海之姿歸返家園？

4.

從廖鴻基的「討海人」體驗之寫作中可以看到，作為海洋沉思者，廖鴻基不同於一般世俗討海人的是，他是以「透視」的眼光，亦即存在的關切進入海洋中，「透視」的基礎，即是對陸地生活的「尋視」之放棄。〈討海人〉中，廖鴻基道：

在這個場所裡，陸地上複雜的人際關係僅存我與海湧伯單純的同舟情誼，剩下的

²⁴ 見《討海人》，頁165。

²⁵ 見《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291-292。

就是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毋須言語、毋須技巧，嚴肅而直接的關係。²⁶

相較於陸地社會的現實獲益之觀看座標，進入海洋，學習成爲一條魚的「我」（按：論文以下將直接以「廖鴻基」之稱代之），卻是以直接遭逢大海，直面生命本身的態度來肯定討海人生涯的意義，這是一種「透視」的觀看座標。這種直接遭遇，在海洋世界裡，便是「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毋須言語、毋須技巧，嚴肅而直接」的單純關係。如此嚴肅而直接的生存關係，不能只被視爲是某個吉光片羽的靈光頓悟而已，它是生存勇氣的極大展現。以觀看的座標言，從「尋視」到「透視」，正是視域的徹底轉化。在此一轉換中，廖鴻基甚至可以因爲「尋視」視域的被超越，而捕捉到美：

雖然在魚市場鬼頭刀算是賤價的魚種，但是價錢的高低並不能絲毫減損牠在我心目中的價值。牠的價值表現在牠的生命上，就像牠美麗的色彩與藍色星點，在離開海洋離開生命後，即刻消逝。²⁷

如此看來，對廖鴻基言，進入海洋，成爲討海人，是對陸地思維下的「尋視」之「中斷」，唯透過此一慣性視域的「中斷」，才能讓一切現實的，既定的工具性價值歸零，而獲致那來自深海，重新觀看世界的新生之感。如此的死亡與再生之轉化，正是廖鴻基說的：「大海讓我死去，然後活轉」。²⁸

進入海洋的廖鴻基「發現岸上許多規則，並不適用於海裡」²⁹，在觀看視域的轉化中，此一「中斷」常常被廖鴻基描述爲一道在慣性視域的徹底死去中，重獲新生的「門檻」，它且成爲廖鴻基據以展開其後海洋歷程的內在動機：

海洋設了門檻，跨過去的，才看得到她一點一滴釋放的美麗。海洋是個細緻的姑娘，必須溫柔對待、耐心等待，必須承受源自陸地慣性渴望安定的誘惑，必須再次接受顛簸的折騰，才可能等到她敞開了胸懷。³⁰

越過海洋所設立的門檻，那日趨狹隘、慣性的視域才能在大海中不斷死去，過去被遮蔽了的意義世界亦才能再度對人示以光的敞亮。因此那「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毋須言語、

²⁶ 見《討海人·討海人》，頁18。

²⁷ 見《討海人》，頁21。

²⁸ 見《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292。

²⁹ 同前註，頁289。

³⁰ 同前註，頁292。

毋須技巧，嚴肅而直接的關係」，正是爲了航向那如光一般敞亮的意義世界，這正是一段認識自我、找回自我、歸返家園的旅程，以「大海讓我死去，然後活轉」的歷程顯現其意：

海洋懷裡，我航歷一個新世界，並回頭以過去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待舊世界。出航、返航，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並不一定能夠更了解海，但相當確定的，一回頭，得以不同角度、不同視野，更清楚的看見島嶼，看見自己。³¹

然而要注意，作爲海洋沉思者，廖鴻基的體悟，不是遠離世界的打坐靜觀，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出航、返航中，讓自己戮力站在海上，成爲一個可以獨立將漁網撒向大海的討海人，因此，對「海洋沉思者」廖鴻基言，「討海人」生存狀態的特殊，便在於他的直面海洋、遭逢海洋，以及與海洋交往、對話。以故，絕不可把廖鴻基的「更清楚的看見島嶼，看見自己」視爲一種離群索居的沉思，而是確確實實的「一臂臂拉拔，一掌掌回收。／終於看見。」³²，如〈紅流〉一文中，「我」與老討海人之間的一段對話，便充分顯出廖鴻基所嚮往的生命態度：

「怎麼看？怎麼聽？」
「啊，三冬五冬。」
「潮水變化有一定規律？還是……」
「有些是經驗，大部分是感覺。」
「什麼感覺？」
「討海拼生活欸感覺。」
「一定得那麼嚴肅、那麼緊張？」
他朗朗笑了幾聲說：
「堅心決志！」³³

這是以生命勇氣展現的，一段離開乾涸陸地，以重新遭遇海洋，並獲得生命能量的「堅心決志！」之奮鬥旅程。³⁴人無法離群索居，因而討海人生存活動的展開，亦便是圍繞著海

³¹ 同前註，頁 295-296。

³² 同前註，頁 292。

³³ 見《來自深海·紅流》，頁 40。

³⁴ 另外，廖鴻基寫就海湧伯的生生活動，亦可顯出他所認同的生命態度：「我覺得海湧伯像個海上農夫，他用傳統農具，一鋤一犁經營海上泥土的芬芳。」見《漂流監獄》，頁 179。

洋所展開的生存課題種種，它是一段在人與海、人與魚、人與人之間，不斷擴延、勾連出的生態（意義）世界之建構旅程。³⁵「討海人時期」於廖鴻基整體寫作中的階段性意義亦可從中見出。

三、戰風浪：視域疆界下的海洋之戰、自我之戰

現有論述中，「討海人」常常以寫實性漁夫所扮演的「獵捕者／獵人」面向被強調，忽略了作為「海洋沉思者」的討海人，及其與海洋接觸的過程中所帶出的隱喻訊息：討海人的捕獵行動，與海洋、風浪間之戰鬥，都是「海洋沉思者廖鴻基」與海洋直接面對面的交往、遭逢，與照面，我們或可將它命名為「戰」³⁶——「戰」，此一詞彙本身揭示了遭逢的強度，在面對面的遭逢中，討海人再無法以慣性的「尋視」視域對應世界，而必須以「透視」之眼，在每個當下，在無可依憑的孤獨中，直面、遭遇海洋，堅心決定地與大海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漁獵／生命戰鬥，也唯在這強烈的遭逢中，「一臂臂拉拔，一掌掌回收」的意義世界才展開了。討海人的世界，是人與風浪、群魚對戰的世界，透過對戰、交鋒、撞擊，廖鴻基一步步地遠離了僵固的陸地生活軌道，並一層層深入地，從自然之海墜入了那尋找自我、歸返家園的生命之海中。以下我們將從人與大海直接遭遇之「戰」，探討海洋沉思者廖鴻基如何通過一道道大海設下的門檻，踏入那以「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毋須言語、毋須技巧，嚴肅而直接」面貌現形的歸家之路。

（一）風浪裡隱藏了極大的凶險

和以往帶著「逃離」意味的海洋經驗不同的是，既決定離開陸地生活，重新學習為一個討海人，則每次的出海航行，便都是一個在「戰」中真切遭逢的課題，「戰」是討海人所以為討海人的本質與實踐。³⁷而如此「戰」之思維，高揚的生命動能，體現在廖鴻基的討海

³⁵ 在此，本文使用海德格的觀念來理解「意義」，海德格認為：「意義是某某東西的可理解性的棲身之所。在領會（案：亦可翻譯成「理解」）著的展開活動中可以加以勾連的東西，我們稱為意義。」參見《存在與時間》，頁210。

³⁶ 以「戰」命名的靈感，除了來自於廖鴻基作品中，在討海過程中所突顯出的戰鬥、爭鬥色彩，還來自於廖鴻基在《漂流監獄》中的卷二「海洋爭鬥」的〈戰風浪〉篇名之啟發。特此說明。

³⁷ 「戰」便是活絡絡地活著，生活的本身。其強烈，甚至要以不斷地在「死亡」邊界上突圍的生命動能來展現，此一戰鬥動能本身便是「活／生」的直接展現，非此，不能說是活著。如廖鴻基《漂流監獄·魚血》道：「身上的血跡不再鮮紅轉成赤褐硬斑，上了岸後，海上的腥鮮魚味都化作像阿摩尼亞的渾沌臭味。看著身上凝固的血斑，回想船上活絡絡噴濺的血水，我覺得，血液是種會讓人安靜、會讓人凶暴的

人寫作中，便是一篇篇帶著強烈生命戲劇性的作品。³⁸在一場鏢魚之戰中，廖鴻基如此道：

我想，沒有任何一座遊樂場的遊樂設施比得上我們正面對的驚險刺激。當作是一場遊戲，我們是歡樂享受著劇烈的甩盪和撲面澆灌的水浪，事實上，這不是遊戲，這是生活的戰鬥。風浪裡隱藏了極大的凶險，如遊戲般的笑容裡潛藏了憂慮——無論如何，我們都得咬住牙衝過這段坎坷，拼回港裡。³⁹

以「海洋戰鬥」隱喻「生存戰鬥」，隨著「討海人」海上捕獵爭鬥之展開，在人、船、魚與海，重重繁複且相互牽引的意義關係中，我們發現，廖鴻基在「戰風浪」的同時，亦同時遭逢、直面了昔日那擱淺於陸地生活的自己，「戰」的生命力於此迸發。

首先我們注意到，當討海人將船航入海，便航入了海的流動不測中。廖鴻基道：「船隻一駛離港口，討海人便得把性命交付在命運之神手裡。善變的風浪，隨時可能發生的機械故障、大魚的孔武拼勁……誰也無法預料這趟出海可能的遭遇。」⁴⁰，海洋常常設下重重陷阱來考驗討海人，特別是，「海底流溝錯綜複雜，風浪大時，巨浪、漩渦、暗流，像一個隱藏著的陷阱，像佈滿地雷的地區」⁴¹作為討海人的生存場域，海洋如若是一個陷阱重重的身體戰鬥場，不論白天、晚上，不論節候，只要捕獵撒網，意念張開的瞬間，那不測之海的翻覆力量隨時可能洶湧而至——除非人直接遭逢這帶著死神面目的汪洋大海，否則絕不可能在波濤洶湧與險溝暗流中，獲得全身而返的運氣。海洋戰鬥，直接衝擊了那以逃避心理來建築安全堡壘的慣性／陸地思維。

以「海洋戰鬥」隱喻「生命戰鬥」，那時而溫柔，時而暴烈的海洋便如命運之神，除非「堅心決志」，否則無法將船駛入大海懷裡，了解潮流屬性，找到漁場位置，且獲得漁獲寶藏。然而漫無邊際的浩瀚汪洋下，人與船隻皆渺小，至若遠離群居，一人獨自行航海上，甚且要覺悟，「沒有人可以分擔危險，沒有人可以分勞……那是絕對的孤獨。」⁴²死神環伺

神秘液體，像火焰般的撩動、像玫瑰花瓣的柔美……它很快的就會腐敗、變質，化做怎麼也洗不掉的生活痕跡。」「魚血」在此是一重要的隱喻，當它如「火焰般的撩動、像玫瑰花瓣的柔美」，這是在一種活絡絡的戰之狀態中，若非此，「魚血」將會很快的腐敗、變質，成為生活的痕跡，而非生活的本身。頁111。

³⁸ 強烈的生命戲劇性是廖鴻基「討海人」寫作的重要風格。從這思維出發，我們或可理解為何諸多論者以為廖鴻基的作品是帶著強烈小說色彩的散文類作品。關於廖鴻基作品的小說色彩之討論，最早可見於《討海人》書後所附錄的彭瑞金、蔣勳與莊信正三人，針對〈三月三樣三〉、〈鐵魚〉與〈丁挽〉三篇得獎著作的短評，請讀者自行參看閱讀。

³⁹ 見《漂流監獄·戰風浪》，頁82。

⁴⁰ 見《討海人·船難》，頁59。

⁴¹ 見《漂流監獄·討海》，頁129。

⁴² 見《漂流監獄·行船》，頁123。

的陰影下，恐懼如影隨形，當大浪打來，一個不留神，無依、惶恐，便構成了海洋戰鬥的心理底色，在尋找魚群寶藏的同時，獨行的討海人亦遭逢了自己那需索群伴的依賴習性，與隨之而生的孤獨焦慮。然而不測海面上，生存憑藉正一一流失著，失卻群伴的討海人仍須迅速地為自己找到一方對應，乃至脫困之道，「問題解決了，才能轉身，才可能回得來。」⁴³無可逃避的自我面對，將「戰」之為「戰」，以強大的生命動能義彰顯出來。

討海人航行中，海、船、漁獲，三者缺一不可地構成討海人的生存背景。此一生存背景下，不僅隱喻著生命航行的航海本身是不測、危機重重的，對討海人言，大海無堅不摧，「怎麼耕耘，怎麼收穫」的俗諺鐵則亦失卻了保證，甚至翻覆。辛勤醒敏，不一定換來相應漁獲——而這正是陸地生活中建立穩固城堡之基礎。漁獲的不確定，不僅在於尋找漁場、獵捕魚群過程之危險與未知，即便能順利到抵漁場，撒下漁網、放下餌鉤，廣瀚汪洋中，仍要再迎來一個不確定的命運。〈鬼頭刀〉中，廖鴻基道：

一個個餌鉤沉下水面，就像沉下一個個倒懸的符號，而答案往往是從零到無窮，甚或常常連問號也無法收回。這是在放下餌鉤或撒網當初誰也無法預知的結果。所以漁人必須學會承受不自主的命運，學會等待、落空、失望，或者學會如何承受難堪的狂喜。⁴⁴

潮汐漲退之際，不自主的命運，耕耘與收成間失去了必然對應的因果邏輯，漫無邊際的浩瀚大海，討海人滿懷期望撒網後，只能等待、接受——正是人的有限性課題。〈三月三樣三〉中，幾近變幻無常的天候與海潮隱喻著生存的本質，放餌才到一半，一群齒鯉（煙仔虎）旋即如飢餓的狼群般過來搶食，當渴望收成的手掌使勁拉挽著如利刀摩切的漁繩，海湧伯卻彈跳過來砍斷漁繩，說：「在海上，咱無硬碰硬的本錢。」⁴⁵一次好不容易將一串煙仔虎拖近船尾，使勁拉挽的同時，幾隻如豺狼般的黑鯖河豚已虎視眈眈趕來船尾聚集，時間被捲入海洋的黑暗渦流中，不測的命運大海下，人與人，人與魚，無所不在的戰場中，生物與生物之間都在搶食，都在爭鬥。〈放棍〉中，討海人廖鴻基道：

每一分每一秒，掛在繩鉤上的紅目鰱都在倍數消失中。海裡的每一條魚，無論種類，無論大小，只要和這串繩鉤扯上關係的魚，都可能被拉上甲板成為我們的漁

⁴³ 見《尋找一座島嶼·脫困》，頁146。

⁴⁴ 見《討海人·鬼頭刀》，頁26。

⁴⁵ 見《討海人·三月三樣三》，頁33

獲，或者在水面下成了更大魚隻的活靶魚餌。⁴⁶

人能主宰一切？時間的流動直接衝擊了陸地思維下的人類中心法則。海洋的多變面目下，如此的漁獲之戰，更挑戰了付出與收穫、欣喜與失落、等待與狂喜等等明確二分的思維疆界，亦瓦解了昔日「尋視」目光下，以種種可見的現實收益來評估價值的生存法則，甚至暴露出如此思維的死滯僵局。在一次鏢獵丁挽的戰鬥後，船隻進入港灣，廖鴻基如此寫道碼頭上的情景：

碼頭上，人群聚攏過來，圍觀讚嘆著躺在甲板上的丁挽。旁觀者往往只注意結果而忽略了過程，只有我們曉得，離開澎湃海水後，丁挽和漁人都已失去了風采和美麗。粗勇仔站在丁挽身邊一臉徬徨，我們無法多說什麼，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場在岸上或風平浪靜的港內無法抒述和解釋的過程。那是一場濤天巨浪般的演出，沒有劇本、沒有觀眾，那是一場遠離人群的演出。⁴⁷

因此大海啟悟討海人的是：遠離人群，奮起而「戰」。「戰」是生命動能最為純粹的展現，它是時間大海上，每一個直接、勇猛，死不低頭的真切遭遇。最後，「戰」又把帶到在可能一無所獲的命運大海中，再次出航的「堅心決定」，一如〈三月三樣三〉中，在多變的季候與未知的前程中，海湧伯仍想起什麼似的，回過頭來苦笑著對我／廖鴻基說：「少年家，假餌放下去吧！」⁴⁸。

（二）有沒有聽見船隻、聽見海洋、聽見風

成為討海人，當船航入不測大海，討海人所能依憑的那一方土地，便簡陋得只剩船上甲板的那一方空間。因而當船航入海，便如若討海人身體的直接航入海，澎湃海潮、陷阱暗流、魚獸兇猛、天候瞬變，當無所依憑的討海人起身站立，且向著大海撒網的同時，便也將自己撒入了變動不測的海洋宇宙中（不啻是對「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大海呼喚的另一種回應？）巨浪、漩渦、險溝、暗流，一一都是生存的隱喻，也是戰場之所在。因此，以「海洋戰鬥」隱喻「生存戰鬥」，討海人之戰，航行的本身，直接衝擊了以穩固疆

⁴⁶ 見《漂流監獄·放棍》，頁146。

⁴⁷ 見《討海人·丁挽》，頁176。

⁴⁸ 同註42，頁46。

界來建立生命城堡的陸地思維。⁴⁹此一衝擊，已非陸地世界中，知識理性、邏輯推理的摧毀、爆破，而是身體的直接介入與參與，無旋踵餘地與逃避空間。

以無可掩蔽的身體直面不測大海，討海人的討海生涯，遂展現為一場場戲劇張力強烈的海上戰鬥。但要注意的是，雖說討海人漁獵的戰役，是以身體直面、參與、介入海洋的生存之戰，然而這個身體，絕非只是僵固陸地生活下的思維性、邏輯性身體，遭逢命運，直面大海的身體，是一個探入深海，且能與之相俯仰的直覺性身體。⁵⁰因此，離開安全穩固的陸地，投入愈來愈深險的浩瀚大海，討海人廖鴻基的海洋／生存戰鬥必須來到更為切身的身體之戰：討海人必須與身體的種種既定疆界遭逢。

在廖鴻基的討海人生活世界中，我們注意到，首先，做為一個討海人，是一整套在陸地生活中，時間鐘與空間座標下的身體慣性之置換，如此置換，不只是求生技能（如駕船、細纜繩……等）的重新學起，更是對陸地上積習良久的身體／生理活動之本身，如吃食、睡覺、方便，乃至語言的使用、⁵¹體能極限等等之直接衝擊、挑戰。廖鴻基於〈討海人〉中，如此道出討海生涯中的身體之戰：

有整整半年時間，我無數次趴在船舷嘔吐把膽汁都嘔了出來；無數次起網拉繩我耗盡了所有氣力虛脫得癱軟顫抖；好幾次半夜醒來手掌蜷縮如握緊一顆雞蛋如何也伸不開來；好幾次我看著驚滔駭浪如滾滾洪流衝擊著船隻而驚惶害怕；多少次我猶豫著海湧伯說過的話——討海要有討海人的命。⁵²

「討海要有討海人的命」，這是真真實實地將戰鬥帶到了身體／肉體本身的疆界中。不僅如此，與海俯仰，一次次的航行戰鬥，在可見的身體／生理活動，可感的體能極限之外，一

⁴⁹ 「戰」之必要，在〈漂流監獄〉一文表露無疑。〈漂流監獄〉中，廖鴻基透過兩條鯉魚兄弟（阿提與阿晃）的生存處境之抉擇（力主為生存展開自由之戰鬥；力主為存活讓自己避入安適的鐵籠堡壘），來思索生命應力求安逸（卻因此落得「魚不像魚」的下場）？亦或為了回應自己身為一隻魚的命運，而讓自己直接遭逢不測的大海，且以此展開殊死的戰鬥？文末，鯉魚兄弟雖皆躲不開死亡的命運（被討海人捕捉），然而人如何選擇存活的姿態？卻成為人回應命運召喚，且展現生命尊嚴的方式。

⁵⁰ 身體亦便是心靈的展現。梅若-龐蒂曾如此道：「我們是通過我們的身體存在於世界之中，並且……我們知覺到世界就在我們的身體裡……因此通過重新與身體和世界建立關係，我們……也能……重新發現我們自己，因為，就像我們對身體的感知，身體是一種自然的自我，可以說，是感知的主體」見西蒙·威廉姆斯、吉廉·柏德洛著；朱虹譯：〈身體的控制——身體技術、相互肉身性和社會行為的呈現〉，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主編：《後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頁404。

⁵¹ 關於這一點，在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第九章「從討海人、尋鯨人到護鯨人：廖鴻基自然書寫的特質及環境倫理觀」一文中有精要的討論，請讀者自行參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頁546-549。

⁵² 《討海人·討海人》，頁58。

個更艱困的戰場，更指向那在陸地生活中，被長久禁錮的知覺禁區中。廖鴻基道：「海湧伯不會特地教我駛船。關於如何操控船隻，他約略只說過一句話：『就她』。」而所謂「就她」，航行幾年後的廖鴻基終於領悟便是：「遷就船隻、遷就風、遷就海潮」；至於掌舵的原則便是「聽見船隻、聽見海洋、聽見風」⁵³僅靠意識與理智的驅動算計航不入大海的內裡，遷就與傾聽，是放開自我固著，人與大海一體連結，一起脈動的姿態，它們不僅僅是駛船掌舵的要領，亦是航生命之海的準則。〈紅流〉中，一次看到心中深具海洋智慧的「老討海人」的對應海潮之道，廖鴻基道：

漁民在這個面貌多變的海域作業，必須學會像貓一樣的敏銳知覺，打聽潮流方向，感覺潮流變化。雖然漁船上具備了底探儀和衛星定位儀，這兩樣先進設備讓漁船準確地到達漁獲點上空，但是，水流方向和水流強度關係著漁具是否能夠精準地投入漁穴，關係到豐收與否。⁵⁴

不是陸地經驗下的理性邏輯與知識算計，而是「打聽潮流方向，感覺潮流變化」，這是討海人的入門之階，也是討海技能的成熟。如此敏銳的知覺，直是一種柔軟內斂的生命狀態：

每個漁人心裡都埋藏著一幅屬於個人的海洋圖像，漁人點點滴滴累積與海洋接觸的經驗來描繪這幅圖像。海洋波動不息變幻莫測，再細密精緻的圖像也難以完整描繪海洋的性情和脾氣，一個曾經豐收的釣點，往往就是下回落空挫敗的場所。海洋是如此的不可捉摸，漁人除了內心的這幅海洋圖像外，仍須憑著「感覺」來與海洋相待。⁵⁵

看來，此一身體之戰已被推得更遠更深，「戰」是直接遭遇生命中的「無法感覺」：不流動、不臣服，即無法傾聽、剛愎與僵滯思維的意識困局⁵⁶——這正是陸地「尋視」目光下，人異化如孤島，所以冷漠麻木，與擱淺乾涸之原因。以故，我們可將此一「感覺」潮流方向與

⁵³ 見《漂流監獄·行船》，頁118。

⁵⁴ 見《來自深海·紅流》，頁38。

⁵⁵ 見《討海人·丁挽》，頁166。

⁵⁶ 廖鴻基接受林宗德專訪時，被問對海洋文化之看法與期待時，他的回答很可以作為上述思考的回應：「我覺得台灣社會……我一個比喻，我覺得他很乾燥，所謂的乾燥就是很急躁、很短視近利，然後，不曉得在忙什麼，大家一陣忙碌。好像很多事情是可以緩一點的步伐，然後用更包容、更寬廣的態度，也許很多事情不必那麼急躁，在第一時間就做激烈的反應。我想這一些，都是海洋能夠緩衝的。」見林宗德：《消弭海／陸的界線——論廖鴻基作品中海洋文化的思想體系與美學實踐》（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47。

變化之「戰」，視為是生命的重新恢復流動，重新認識自己的甦醒之戰，而此戰，至廖鴻基站上鏢魚台，鏢獵旗魚的那一刻，被演繹出極為生動美麗的內涵來。

（三）鏢漁船已經啟動，鏢手就要上船

鏢獵旗魚是所有捕魚方式中最為原始的一種，做為人的甦醒之戰，人與海洋的直接遭逢，在幾無屏障的鏢頭、碩大的魚隻與東北季風下的洶湧波濤中，鏢手向著大海魚隻擲鏢的一瞬，亦正是獵人／獵物、生／死、得／失、邊界／自由等二分疆界之瓦解、衝擊、跨越的瞬間，是身體回應海洋流動性的一種深切傳達。以故，可以將鏢魚視為是生命動能最為強烈，也最純粹之戰，廖鴻基道：「通過鏢頭的洗禮，我成為一個討海人。」⁵⁷此一儀式般的洗禮之戰，搬演至書寫戰場，便是廖鴻基「討海人經驗」中，以「鏢魚」為主題寫就的，一篇篇透出緊湊呼吸節奏，既陽剛又細膩，既粗獷又流動，既溫柔又血腥的敘事風格佳作，可視為海洋文學的珍寶，具有極高價值。

海洋如何透過鏢手與海，與魚隻的直接遭逢來顯現人在陸地生活的生存困局，並啟示甦醒之道？先透過〈鏢頭〉一文，來看「鏢手」、「鏢頭」與「魚隻」之關係：

鏢頭，是鏢魚船的靈魂舞台，是鏢魚船上一處狹小、獨立、焦點的針尖部位。……

……鏢手持鏢刺魚時，兩腳分立，繩框在鏢手胯下，鏢繩長約五十呎，中魚後，鏢繩衝刺狂奔而出，鏢手得在這小框鏢繩奔盡前，脫開腳套、離開鏢頭，這段時間往往只短短十數秒鐘，如霹靂閃電般惶急。這一小框鏢繩，可以說是專為鏢手預留的逃脫時間。

鏢魚船獵的魚隻，體型通常碩大，甚至魚體大過船身。牠們受鏢疼痛掙竄衝出的速度與勁力，往往讓我錯覺，奔在水裡的不是魚而是一頭拼死狂飆的獸。鏢繩被牽拉蛇擺衝出，堅硬如棍棒晃甩，犀利如刀刃摩切，鏢手擲鏢後若不能及時掙離鏢頭，可能會像一隻樹梢中箭的鳥禽，栽落水裡。

……鏢頭上四無遮攔，鏢手一站上鏢頭，兩手持鏢，身體重心傾出船外，這兩只腳套成了鏢手和船隻間的唯一牽連依靠。海上風浪的顛簸、船隻迴旋的扭甩、鏢手自身的體重，全倚賴鏢手使勁頂在這两只腳套上。⁵⁸

⁵⁷ 見《漂流監獄·鏢頭》，頁68。

⁵⁸ 見《漂流監獄·鏢頭》，頁63。

以「海洋之戰」隱喻「生存之戰」，引文中，我們注意到，討海人於浩瀚大海下所能依憑的一艘小船，在鏢手處，已縮小為強勁東北季風下，一塊如針尖的小鏢頭，甚至就僅是兩只小腳套了。「船纜一解開，船隻失去了和穩固牢靠的堤岸唯一的牽掛，變成一頭盲目的巨獸，莽莽撞撞舉著硬挺的鼻尖隨風四處劈刺。」⁵⁹，站在強勁東北季風的大海下，將「鏢頭」，此一鏢魚船的靈魂舞台隱喻為「命運舞台」，要以針尖般的鏢頭腳套，直接遭逢東北季風下的凶猛大浪與魚獸，在脆弱身體／肉體與奔湧浪潮的魚獸間，已點出此戰的特質，這是一場以最有限的條件來打開生存僵局的生死之戰。引文中，我們注意到，鏢手生命動能之展現，不僅是對可見的身體與週遭種種局部要件（如海、鏢頭環境，或魚隻）之個別關心與回應，更訴諸於人與自己，與鏢頭環境，與魚隻的整體捕捉反應能力，它是一系列的動之協調與回應，帶出了一種活生生的，活在當下之鮮活感。來看以下一段，是鏢手發現魚隻的瞬間：

……當發現魚隻時，全船高亢尖叫，鏢手從塔台翻身躍下前甲板。如從山頂跳落山谷，山谷裡溢灑著陣陣波浪。衝上鏢頭、穿上鞋套、反手抽抓攔在鏢台側緣的長鏢桿。一路上，鏢手兩眼直楞楞瞪看舷外游走的魚隻，幾乎不在意翻爬上下一路上崎嶇搖晃的阻礙。從塔台跳下的剎那，他已經離開了船隻，鏢手的全部意志都已在船外海上。

我是如何也沒想到，這方小小舞台竟意外的和我長久夢裡的一個憧憬相疊輝映。如海湧伯常說的一句話：「討海人要有討海人的命。」⁶⁰

在浪的山頂山谷之間，躍下、跳落、衝上、攀爬，以至於「鏢手的全部意志都已在船外海上」，襯著死神般呼嘯的大海，一連串的身體關係之動，動與動之間演繹出一個生命的絕對專注時刻——攸關生死，對鏢手言，他必須直接遭逢、回應凶險大海與魚隻，因此這「戰」的一刻，是突圍所有既定視域疆界，甚至是超乎意識與潛意識的對立二分，其洶湧豐沛甚至已衝決人／魚、獵人／獵物之二分，而至如海般湧動的「戰」之本身：

刺殺的剎那，他們得忘了這個世界仍然存在，得忘了筋肉糾結，忘了鏢繩拖拉如

⁵⁹ 見《漂流監獄·戰風浪》，頁78。

⁶⁰ 見《漂流監獄·鏢頭》，頁64。

鋸齒、利刃，如催魂索……生命肉軀的拉拔將輕易粉碎如秋風裡乾癟的落葉。

多少鮮血將在風裡稀釋，在海水裡冷卻。

壓低帽簷，埋頭刺穿波浪，獵人和獵物的面貌在累積的戰鬥火焰下顛簸模糊，生命的鼻尖湊聞著生命。他們都將隨風飄零。

是這樣吧！彼此放掉一切，牠們誰也不願意錯過這場秋風下的約定。

他們相約在鹹澀的煙靄海上組湊一場陽剛血腥的生命大戲，他們眼神是如此相似對看，所有劇情的張力及美麗都用彼此的筋肉、鮮血來構造。⁶¹

存在與忘卻，鮮血與冷卻。一如篇名「秋決」的隱喻，這是理智意識乃至身體感官疆界都被衝決、瓦解，而至一切固著的都隨風飄零，一切喧嘩的都沉默了的死亡之戰。這是以死不甘休的戰鬥，所到抵的死亡／無我之境，而後人才如大海般重新流動起來的甦醒之戰，⁶²因而我們可以將整個鏢獵過程視為「從死亡中甦醒」：一段在困絕之境中重獲生機的洗禮歷程，通過鏢獵過程的「洗禮」，廖鴻基才真正地「成為一個討海人」（同時也成為一條魚）。現在，讓我們再倒轉鏡頭，將整個鏢獵過程之鏡頭，聚焦於鏢手打破找魚僵局的「看到一條魚」之關鍵一刻，更細膩而深度地看鏢手如何以「看」的視域之戰，來回應這段同時涵融著「死亡」與「甦醒」兩端的水之洗禮歷程，看鏢手廖鴻基如何在東北季風的凶險大海下，「看見一條魚」，看困絕之人如何在堅心決志的戰鬥下，慢慢地打開眼睛，「看見自己」，且甦醒起來。

（四） 當秋天落葉，當東北季風吹起，他們就要群起作飛翔的夢

鏢獵過程中，作為從死亡中慢慢地打開眼睛，且甦醒起來的「看見一條魚／看見自己」之戰，已直搗戰場核心，直接遭逢到陸地生活中，因視域疆界之固著所帶來的生存困局之課題。我以為這是廖鴻基直接以「看」，以視域疆界的書寫角度，為陸地生活的脫困，人的甦醒歷程所做的一個極有深度的傳達。廖鴻基道：「看魚——在海面上發現旗魚，是鏢魚的第一個步驟。」⁶³，對須「看見一條魚」才能成為一個鏢手的討海人言，「看見一條魚」究

⁶¹ 見《漂流監獄·秋決》，頁 71。

⁶² 如此思維可從廖鴻基〈丁挽〉的自道中獲致印證：「我不曾見過這樣直接、勇猛，而且死不甘休的挑戰。無論岸上或海上，生活確是一場生存的掙扎。這一刻，我終於了解海湧伯、了解丁挽，也了解了海洋謎樣的魔力。」見《討海人》，頁 176。

⁶³ 見《漂流監獄·看魚》，頁 85。

竟是一個怎樣的命題？「看」之艱難為何？如何才能在這樣的「看」中看見自己？不妨先看廖鴻基以下敘述：

這個季節北風強盛，浪脈湧聳如山，一眼望去，船隻週遭無論是有生命的、無生命的，全都以動的形態呈現——翻頂的水波像一朵朵巨大的白花，撲滾出嘩嘩浪聲瞬間綻放，而後嘆著氣崩潰，花開花謝都在轉眼抑揚的風聲裡……我們看魚，得在這全然動態的世界裡翻尋異常的動靜，我覺得看魚的本領和視力無關，那幾乎是一種直覺，一種討海人和旗魚命運一氣的直覺。⁶⁴

以「鏢手如何在漫天大海的浪之翻騰中看到一條魚？」隱喻「人如何在風雨飄搖的存在危局中看見自己？」之問，我們注意到，廖鴻基筆下，「鏢手的看到一條魚」之「看」已遠超感官視力，直指向討海人和旗魚命運一氣，整個身體感知都要甦醒起來的直覺之看。〈看魚〉中，廖鴻基有如下描述：

其實大部分在塔台上的時間，我都在認真看魚。偶爾把貼黏在海面的眼光強力拔起，我會錯覺整個天空都在漂流，錯覺海岸邊的山脈都化做一股股巨大的波峰傾斜湧動。我感覺兩顆眼球都漲裂破碎了；只被血絲紅網勉強包裹住球形外狀。許多錯覺像魔鬼的舞蹈，像天上沁漏的天音，錯愕、驚喜、虛幻……它們像海上的魑魅不停的擺弄著我看魚的堅心。

……我想到「開光點眼」這句話。我心裡明白，這個魚季如果再看不到魚，我就得在下個魚季離開海湧伯的船。沒有一艘鏢魚船能夠長久容忍一個看不到魚的海腳。⁶⁵

透過書寫，廖鴻基覺察到狹隘陸地思維下，不能看的視域疆界之所在。因此，「戰」便是要打破視域疆界，亦即看到一無可看，無法可看，甚至以為自己再不能看——整個視域疆界的漲裂破碎了，才能如「開光點眼」，直覺地「看到」。這是一個「看之戰」的歷程，直到那表象性的表象性感官視域（存在的被遮蔽狀態）被突圍——那魚才游來了，游入鏢手的「看」之中。來看如此靜美畫面：

⁶⁴ 同前註，頁 86。

⁶⁵ 同前註，頁 91。

牠悄悄的來了，在陽光閃耀光線芒刺浮動的水面上，牠輕巧波動水紋，似是特定爲我而來。海湧伯沒有看到，其他同船夥伴也都沒有看到。

悄悄的像是夢裡的囁語，悄悄的像是在我耳際輕聲低語，悄悄的要喊醒我兩年多魚季裡綿長抑鬱的夢。

睜開眼睛，我看到牠浮露在我眼前欄杆框住的一小方清藍海水裡。是牠游進我的框格裡，從我失意的夢外，舉著一蕊火苗，闖入我黑暗的夢裡。這條我的魚，悄悄敲響了我看魚的門扉，騰翻衝撞開我胸腔裡原本設限的一池海水。

所有爲了看到魚長久累積準備好的激情，全都在我看到這條魚的剎那，被這條魚的從容悠遊掩平了內心裡坑凹、瓦解熄滅了心裡火山爆發般的氣勢。我記得，我只是回過左手拉扯海湧伯的褲管。

「那裡，在那裡」聲音很低，指出的右手手指帶著遲疑的溫柔。

第三個魚季結束前，我看到了我的第一條魚。⁶⁶

一片如夢般深沉大海，戰之靜悄。閉上眼睛，再睜開眼睛，直到一個個喧擾不休且紛亂的視域疆界被突圍了，才「看到」舉著一蕊火苗的魚從失意的夢外游進來了，「翻騰衝撞我胸腔裡原本設限的一池海水」，來到鏢手的「看」之中。這是鏢手與魚的交會，是從如夢大海湧出的，搖撼視域疆界／種種對立二分僵局的光之看，作爲「戰」的顯現動能，它是突圍、臣服，亦是專注與聆聽，直抵至那片既深沉且寧靜的大海，直抵至海的「到我懷裡：當一條魚」之呼喚中。如此靜美而生機盎然的「看之戰」，其衝決視域疆界的轉化動能，甚至已臻至深沉夢境，臻至廣漠天際，於是我們看到站在鏢頭的廖鴻基道：「我在飛翔，只要再忽略兩腳的存在，我已飛翔離開船隻。」⁶⁷對想要成爲一條魚的廖鴻基言，它甚而已是一次次在生命深海中，魚與鳥的轉化飛翔之戰——在這裡，在突圍視域疆界所帶出的生命動能中，我們彷彿也遭逢了莊子〈逍遙遊〉筆下的那隻大魚、大鳥，那至爲深刻動人的美麗隱喻。

⁶⁶ 見《漂流監獄·看魚》，頁92。

⁶⁷ 見《漂流監獄·鏢頭》，頁67。

四、融入／回歸大海的討海人：

終於看見許多道橋樑橫在新、舊兩個世界之間

通過鏢頭的洗禮，廖鴻基成爲一個討海人。論文最後，不妨再回到那曾走到陸地邊界，無路可去，而在海洋的「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呼喚中，決意轉向海洋，重新「學習成爲一個討海人」的渺小身影之抉擇與行動，整體地來看這個抉擇與行動，之於人的解脫困局，之於人的重新尋找自我、認識自我，且在流動的海洋之路中歸返家園的重要性。廖鴻基如此寫道他對「討海人」歷程之思索：

當初是以釣魚爲目的靠近海洋，如今，我能感受到海洋對我的召喚，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我能清楚感覺，海洋是一步步將我拉進她的懷裡。回想起來，我甚至懷疑，魚隻是海洋放出的釣餌；她放出長線，一步步鉤釣我走向海洋。⁶⁸

魚與人的關係，勾連出一段在突圍陸地疆界中，步步邁入深海的動態歷程。以及：

幾年漁撈，船體細細撫探海面肌膚，下網下鉤，不過捕撈她的心情。我發現，漁撈不過都只是點到她的影而已。舷邊上演的戲碼，一齣齣都在暗示，都在隱喻：唯有更奧秘、更深沉、更寬廣、更願意承受苦難，才有機會觸及她的內裡，合上她的節拍。⁶⁹

「舷邊上演的戲碼，一齣齣都在暗示，都在隱喻」，作爲海洋沉思者，從討海人到鏢魚船上的鏢手，從撒網到出鏢，彷彿是在通過一個個海洋所設立之門檻，也像在尋求一種更真切、深刻的自我理解與表達，討海人的每一次漁獵戰鬥：鐵魚、鬼頭刀、白帶魚、煙仔虎、飛魚、齒鯉、丁挽……，都成了一場場以直面海洋，來衝擊陸地僵滯困局的生之戰鬥。在「成爲一條魚的討海人」歷程中，廖鴻基對於「網」——不得解脫之生存困局向來是敏感的，⁷⁰

⁶⁸ 見《漂流監獄·釣魚》，頁136。

⁶⁹ 見《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293。

⁷⁰ 如廖鴻基道：「……海湧伯老是嘲諷著罵道：『是不是想當一條魚。』有時，我真的感覺自己是一尾上網的魚，許多時候我一頭撞進網裡，胡亂掙扎、胡亂細綁自己，我知道那是不得解脫的折磨。」《討海人·撒網》，頁85。

因此討海人直面、遭逢大海的「戰」，亦便是在一次次地遭逢「網」，遭逢那於陸地中擱淺的我。在廖鴻基的討海人歷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極重要的，以「門檻的跨越／邊界之穿越」所呈現的儀式轉化動能義（此即「戰」的核心意義）⁷¹。如存在主義所說：「存在先於本質」，並無本質的存在與自我，唯去遭逢，去突圍，去超越了，才有流動，才有如海洋般不斷淘洗、汰換的生機與新生，此一新生過程，亦便是一段滿溢生命動能的自我追尋／自我創造之旅程，而航入陸地盡頭的那一片不測深海，便是踏在一條，在死之邊境上施行轉進／轉化的死而再生之路（儀式之路／創造之路），此路以魚的勾引，以海的源源不竭之流動、淘洗本身，誘引討海人一步步深入她的懷裡，⁷²啓示神秘意涵，並指引寶藏方向——那深海中，寶藏之最珍貴者，是那一條名之為「我」的魚，唯跨過了海洋設下的重重門檻，唯一步步地融入／回歸她的懷裡，成為一條魚了，才能看到、交會，並以「成為一條魚的討海人」之姿，取回這條寶貴的魚：自己。

如此看來，對廖鴻基言，「成為討海人」便是一段突圍「無法融於海／無法成為一條魚／無法成為自己」的生之戰鬥旅程，航行凶險、海洋不測、存在孤獨、漁獲失落，乃至於感官表象的迷惘……等等，「戰」須以一次又一次地出航、返航、再出航的動能才得衝擊那無所不在的陸地思維／視域疆界，且以「戰」之動能，探入那愈深愈沉的海之本身、生命內裡，而理解到人之有限，鬆解了固著，放下了自我（死亡），而至那一片廣袤無盡的生命之海中，與生命源頭重新連結，重獲生機（再生）。如此的儀式性思維，是人得以被海療癒的契機所在。⁷³廖鴻基曾如此道：

我明白，即使充分航行，窮一輩子如何也航不透她的每個角落，何況水面下沉厚

⁷¹ 如廖鴻基於〈黑潮有約〉一文道：「航海果真能夠改變一個人的性情、脾氣或生命質素？／……我的經驗告訴我，陸地與海洋間的確存在著偌大的根本差異——平穩與搖晃、擁擠與疏闊、固態與液態、流浪與漂泊……來到海上暈船嘔吐近乎是跨越這兩個不同世界的淨身儀式。／儘管這儀式並不讓人感覺愉快，甚至對某些朋友來說是嚴格的考驗，但這是海洋門檻，跨得過去便能擁有全新的視野、全新的知覺，也才具備資格（彷彿握住了入場卷），才得以進場欣賞她源源釋放的風采。」，《來自深海》，頁174。

⁷² 可參考廖鴻基自己的敘述：「我常常跟朋友說，魚是海洋的天使。當初藉著捕魚的動機，海洋天使引誘我深入海洋的內裡。當我漸漸感覺到，和海洋無法分離的真情，我動手寫下海洋，寫下海水裡的魚和討海人之間的互動因緣。我也常說，我已經成為海洋天使，藉著我的描寫，我當一座橋，讓岸上的朋友走過這座橋，看見海洋。」見《鯨生鯨世》，頁25。

⁷³ 可參考宗教學家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在「大自然的神聖性與宇宙宗教」之說法：「水域象徵各種宇宙實質的總結；它們是泉源，也是起源，是一切可能存在之物的蘊藏處；它們先於任何的形式，也『支持』所有的受造物。……在水中的洗禮，象徵回歸到形成之前（preformal），和存在之前的未分化狀態結合。自水中浮出，乃重複宇宙形式上的創生顯現的行為；洗禮，便相當於一種形式的瓦解。這也就是為什麼水域的象徵同時指向死亡，也指向再生。與水有關聯的，總是會引致一種重生的記號，一方面是因為死亡乃伴隨新生而來，另一方面是因為洗禮充實、並孕育了生命的潛能。」以及：「『水的象徵』是唯一能夠整合所有不可計數之聖顯的特殊啓示的體系。」見《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173、175。

深黯的神秘。自覺渺小；人的渺小，人世的渺小；當我得以從大世界回頭看待小世界，讓我對原本十分挫折的人生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

終於能夠理解，人世如面貌複合的海洋，有時讓人沉迷於欲死的溫柔，有時暴戾使人膽裂顫慄。美麗、醜陋、仁慈、兇殘，光明、黑暗，是大海既對立且融合的本質。人世亦然。⁷⁴

「自覺渺小；人的渺小，人世的渺小」，便是以重新找到人之於世界，之於整個宇宙的位置來體悟「融入海」之意。這是僵固視域之突圍，生命困絕之解脫，死與再生的轉化契機，於是我們可將這段「討海人」歷程，視為是一段人的重新認識、尋找自己之旅，它以不斷衝決生存僵局，且朝向深海回歸的生命動能顯現其義。而討海人的不斷「融入海」，便是融入海的「不停呼吸、喘動，不曾疲倦！」⁷⁵之生命動能中，這是對海之流動／變動本質之回應，亦是生命的想要重新恢復其自由，回歸為大海本身的展示。於是，自那視域疆界外的如夢大海、生命之流中——人得重新看見了。廖鴻基道：

看見了，終於看見許多道橋樑橫在新、舊兩個世界之間；橫在我的悲苦、歡喜之間，終於能夠走過橋樑連接兩頭的腳跡和船痕。

這場摸索和適應，這麼多年以後，終於笑了。⁷⁶

五、結論：海洋，作為歸家之路

本文嘗試從「光與透視」的詮釋角度出發，將廖鴻基的討海人經驗，置入一個「如何在生命的困絕之境尋出路？」的存在課題中，而將討論的起點聚焦於廖鴻基「選擇成為討海人」的關鍵一刻：那是生命瀕臨邊境，且行走至無可掩蔽的風暴沙灘之一刻，因而在這片絕望的黑暗大地中，我們遂可理解「光」與海洋所發出的：「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之召喚，對於廖鴻基，對於宇宙間一個渺小身影的重要性，如此天啓般的神祕經驗，是廖鴻基「選擇成為一個討海人」的起點。因此，就光與透視，就存在之路的關切與照亮言，

⁷⁴ 見《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290。

⁷⁵ 見《來自深海·紅流》，頁35。

⁷⁶ 見《腳跡船痕·腳跡船痕》，頁293。

本文將圍繞著廖鴻基的「討海人歷程」，問出／討論幾個重要問題：當走到陸地邊界，「海洋」作為一條生命困絕之出路，是一條怎樣的路？它通往何處？以何種面貌顯現？廖鴻基如何以「討海人」的身分轉換來回應那「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的命題？

整體地觀看「討海人體驗」之作品，我們會發現，廖鴻基筆下的討海人「我」，與一般世俗之討海人有著絕大不同：一方面，他是一個帶著家園意識出航的討海人；二方面，他並非一個在現實「尋視」目光下，以帶著工具性眼光搜尋漁獲，而以外來獵捕者身分進入海洋的討海人。在廖鴻基所構築的意義世界中，「討海人」的身分寓意必須為「魚」所揭示，「魚」與「討海人」相互隱喻，他的生存前提並非「尋視」下的現實漁獲，而是「融入海」，成為一條魚。成為一條魚的「討海人」已不是一個外來的獵捕者，而是海洋世界的一員，因此，走入海洋，成為一個討海人，就是「學習當一條魚」的過程，對陸地生活「尋視」視域之覺察與放棄，遂使得廖鴻基不再只是一個世俗之漁人，還是一個以「海洋沉思者」踐履其討海生涯的詩意之人。

作為海洋沉思者，廖鴻基筆下，討海人的出航，與風浪、魚隻間的面對面交往、遭逢與照面，充分地呈顯了「戰」的意義。在「戰」中，討海人再無法以慣性的「尋視」視域對應世界，而必須以「透視」之眼，在每個當下，在無可依憑的孤獨中，直面、遭遇海洋，堅心決定地與大海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漁獵／生存戰鬥，也唯在這強烈的遭逢中，「一臂臂拉拔，一掌掌回收」的意義世界才展開了。討海人的世界，是人與風浪、群魚對戰的世界，透過對戰、交鋒、撞擊，廖鴻基一步步地遠離了僵固的陸地生活軌道，並一層層深入地，從自然之海墜入了那尋找自我、歸返家園的生命之海中。可以說，「戰」是討海人所以為討海人的本質與實踐。如此「戰」之思維，高揚的生命動能，令廖鴻基寫出一篇篇帶著強烈生命戲劇性的作品。

不斷出航是討海人「戰」的體現：當船航入不測大海，討海人所能依憑的那一方土地，便簡陋得只剩船上甲板的那一方空間。因而當船航入海，便如若討海人身體的直接航入海，澎湃海潮、陷阱暗流、魚獸兇猛、天候瞬變，當無所依憑的討海人起身站立，且向著大海撒網、出鏢的同時，便將自己撒入、擲入那變動不測的海洋宇宙中。巨浪、漩渦、險溝、暗流，一一都是生存的隱喻，也是戰場之所在。因此，以「海洋戰鬥」隱喻「生存戰鬥」，航行與討海的本身，直接衝擊了以穩固疆界來建立生命城堡的陸地思維。此一衝擊，已非陸地世界中，知識理性、邏輯推理的摧毀、爆破，而是身體的直接介入與參與，無旋踵餘地與逃避空間。

作為「戰」的體現，討海人雖以身體的直接遭逢來進入不測的海洋中，但要注意的是，這個身體，絕非只是僵固陸地生活下的思維性、邏輯性身體，遭逢命運，直面大海的身體，是一個探入深海，且能與之相俯仰的直覺性身體。因此，「打聽潮流方向，感覺潮流變化」，

這是討海人的入門之階，也是討海技能的成熟。如此敏銳的知覺，甚至便是一種柔軟內斂的生命狀態。在此，「戰」的精神被進一步體現，它是直接遭遇生命中的不流動、不臣服，即無法傾聽、剛愎與僵滯思維的意識困局。以故，我們可將「戰」，視為是生命的重新恢復流動，重新認識自己的甦醒之戰，而此戰，至廖鴻基成為鏢手，站上鏢頭一刻，被演繹出極為生動美麗的內涵來：在向著大海魚隻擲鏢的一瞬，生／死、得／失、邊界／自由等所有固著疆界都被瓦解與跨越，甚至超乎意識與潛意識的對立二分，其洶湧豐沛甚至已衝決人／魚、獵人／獵物之主客二分，而至如海般湧動的「戰」之本身。

作為海洋沉思者，「舷邊上演的戲碼，一齣齣都在暗示，都在隱喻」，從討海人到鏢魚船上的鏢手，從撒網到出鏢，彷彿是在通過一個個海洋所設立之門檻，也像在尋求一種更真切、深刻的自我理解與表達，討海人的每一次漁獵戰鬥：鐵魚、鬼頭刀、白帶魚、煙仔虎、飛魚、齒鯉、丁挽……，都成了一場場以直面海洋，來衝擊陸地僵滯困局的生之戰鬥。在「成為一條魚的討海人」歷程中，廖鴻基對於不得解脫之生存困局是敏感的，因此那直面、遭逢大海的「戰」，亦便是一次次的脫困之戰，以遭逢那擱淺於陸地的我。在廖鴻基的討海人歷程中，「戰」所呈現的「門檻的跨越／邊界之穿越」的生命動能義十分重要：唯去遭逢，去突圍，去超越了，才有流動，才有如海洋般不斷淘洗、汰換的生機與新生，此一新生過程，亦便是一段滿溢生命動能的自我追尋／自我創造之旅程。在討海人歷程中，海不斷地對廖鴻基施以在邊境上轉進／轉化的動能，且以魚的勾引，以她的源源不竭之流動，誘引討海人一步步深入她的懷裡，啓示神秘意涵，並指引寶藏方向——而那深海中，寶藏之最珍貴者，是那一條名之為「我」的魚，唯跨過了海洋設下的重重門檻，唯一步步地融入／回歸她的懷裡，成為一條魚了，才能以「成為一條魚的討海人」之姿，取回這條寶貴的魚：自己。

如此看來，對廖鴻基言，「成為討海人」便是一段突圍「無法融於海／無法成為一條魚／無法成為自己」的生之戰鬥旅程，唯透過一次次地出航、返航、再出航，才得衝擊那無所不在的陸地思維／視域疆界，且以戰之動能，探入那愈深愈沉的海之本身、生命內裡，而理解到人之有限，鬆解了固著，放下了自我（死亡），而至那一片廣袤無盡的生命之海中，與生命源頭重新連結，重獲生機（再生）。

而海，那片啓示真理的婆娑之海，以其戰，以其涵融戰為寧靜的神秘動能本身，召喚著討海人到她懷裡「當一條魚」；湧浪所及，亦在澎湃召喚著那仍擱淺在一方方陸地之人，起身，轉向，投入那片以戰而寧靜的生命之海，在那難解的生存奧秘中，重新找到自己之於世界，之於整個宇宙自然的位置，這是新生之旅的啓程，亦是歸家之路的方向。

引用書目

一、廖鴻基作品

- 《討海人》，台中：晨星，1996 年 6 月。
- 《鯨生鯨世》，台中：晨星，1997 年 6 月。
- 《漂流監獄》，台中：晨星，1998 年 4 月。
- 《來自深海》，台中：晨星，1999 年 2 月。
- 《山海小城》，台北：望春風，2000 年 10 月。
- 《海洋遊俠：台灣尾的鯨豚》，台北：印刻，2001 年 10 月。
- 《台 11 線藍色太平洋》，台北：聯合文學，2003 年 3 月。
- 《漂島：一趟遠航記述》，台北：印刻，2003 年 12 月。
- 《尋找一座島嶼》，台中：晨星，2005 年 3 月。
- 《腳跡船痕》，台北：印刻，2006 年 4 月。
- 《天浮沉》，台北：聯合文學，2006 年 10 月。
- 《領土出航》，台北：聯合文學，2007 年 6 月。
- 《後山鯨書》，台北：聯合文學，2008 年 2 月。

二、近人論著

- 尤娜、楊廣學：《象徵與敘事：現象學心理治療》，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 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出版社，1998 年。
- 汪民安、陳永國主編：《後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 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
- 林怡君：《戰後台灣海洋文學研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8 月。

林宗德：《消弭海／陸的界線——論廖鴻基作品中海洋文化的思想體系與美學實踐》，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 月。

高達美（H.Gamad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

海德格著，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出版社，1993 年。

海德格著，孫周興譯：《走向語言之途》，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 年。

柳秀英：〈海洋視角的生命觀——以廖鴻基的文學作品為例〉，《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學報》第 23 期，頁 193-208。

黃慧真：《廖鴻基海洋書寫研究（1995-2007）》，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

游勝冠、廖鴻基對談：〈從台灣出航的海翁〉，《風格的光譜：十場臺灣當代文學的心靈饗宴》，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INK 印刻文學生活誌承製，2006 年 9 月，頁 222-245。

葉連鵬：《台灣當代海洋文學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 1 月。

賴芳伶：〈淒厲唯美、迴環往復的慾望美學——試探廖鴻基《山海小城》的軸心與邊緣互涉〉，《興大中文學報》第 16 期，頁 1-26。

蕭義玲：〈一個知識論述的省察——對台灣當代「自然寫作」定義與論述的反思〉，《清華學報》新第 37 卷，2007 年，頁 491-533。

Mobile Vision, Poetic Ocean — Homecoming in the Writing of “Fishermen” by Liao Hong-Ji

Ii-Ling Hsiao*

Abstract

Having distinguished himself from general secular fishermen, Liao Hong-Ji, as an ocean thinker, gets involved in the ocean based on the existential concern. Therefore, the course of being from fishermen to harpoon man of harpoon boat or from casting net to shooting harpoon is as if it passes through the threshold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ocean, and it feels like searching for a vivid and profound self-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All of fishermen's fishing efforts become the fight for life of stagnation and predicament on land, as only striding over the thresholds of ocean and harmonizing into/returning to her bosom step by step to become a fish can this precious fish, self, be retrieved in the posture of “Becoming the fishermen of a fish.”

For fishermen, fishing vessels with their sails set into ocean as if the physical body sets sail on the sea. Billows, whirlpool, deep sea trench and undercurrent are metaphors of existence, i.e. the battlefield. For Liao Hong-Ji, “fight” embodies the essence and practice of fishermen, as it is one journey of fighting life to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being unable to harmonizing into the ocean/being unable to be a fish/being unable to be yourself.” Such journey harmonizing into the ocean with “fight” signifies a course of reconnection with the origin of life, the course of rediscovering ma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entire cosmos, as it means circulation of vision, the extrication of predicament of life, and the critical point of transformation of death and rebirth that means helping life recover to circulating healing, homecoming.

Keywords: Lioa Hong-Ji, fisherman, natural writing/writing, healing, homeland, existence, view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